孤独的双生子

——《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的镜像关系

徐　振

内容提要　《威尼斯商人》中三位男性人物——安东尼奥、夏洛克和巴萨尼奥——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其中，安东尼奥对巴萨尼奥的爱，被不少学者鉴定为一种超越男性友谊范畴的同性情欲之爱。戏剧的表层是安东尼奥和夏洛克水火不容的宿敌关系，深层实是，两人同属精神层面的难兄难弟。安东尼奥之所以比威尼斯其他基督徒更为狂热地痛恨夏洛克，并不是因为他的信仰更为虔诚，他对夏洛克的恨固然可以解读为反犹，但实则是在夏洛克的镜像中，他看到了自己同性情欲的自我身份和异教信仰的犹太身份具有一致的象征，都是不能见容于天主教世界的异端。

关键词　威尼斯商人　同性情欲　反犹　镜像

在莎士比亚的文学遗产中，《威尼斯商人》是引发后世颇多争议的一部戏剧。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对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的关系的判定。戏剧中安东尼奥对巴萨尼奥那似乎无功利、全意奉献的爱，炽热的情感，暧昧的台词，以及但凡论及安东尼奥都要提及的他那“神秘的忧郁”等种种表征，使得西方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学者认为：安东尼奥对巴萨尼奥的爱不是纯粹的友谊，而是一种同性情欲的表现。约瑟夫·佩基涅（Joseph Pequigney）认为，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莎评专家们都回避了同性恋[①]这一话题。目前研究这一戏剧的批评家和学者可以分为三个类别：最大的一个群体从来不考虑这一主题；那些教条主义者则否认戏剧与这一主题相关；还有一群数量相对较少但人数正在日渐增多的人认为安东尼奥是同性恋，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女性主义者。[②]约瑟夫·佩基涅论及的第一类群体和第二类群体采取的态度基本一致，那就是否认或者无视《威尼斯商人》中同性爱恋的这一潜在倾向性。例如特蒂（Dennic Teti）就认为，此剧“表面情节奇异，令人难以置信……此前有过类似的故事，但似乎没有一桩这样的历史事件。莎士比亚笔下商人的这种奇特行为显得如此愚蠢，以致解释者被迫给出愚蠢的解释，歪曲这段友谊的性质，钻到‘性’里面”。[③]然而特蒂钻到神学冲突中解释《威尼斯商人》就一定准确吗？恐怕未必，例如特蒂坚信安东尼奥是耶稣基督的化身，巴萨尼奥是大使徒彼得的化身，然而，安东尼奥的反犹（不是莎士

* 本文受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晏生宏副教授主持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号：No. CDJSK11092）资助，特此致谢。

比亚的反犹）与耶稣的爱却不可调和。特蒂也是带着神学冲突的眼睛在看问题而意欲排除不同意见。其实，莎士比亚的作品一如斯特劳斯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所言："在现代大学中莎士比亚不应当被任何一个学科独占。在他写作的时代，大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割，而他预先设想人们拥有的知识，也逾越了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偶然形成的界限。他向我们全面地展现出人类的状况，所以假设文学系对充分理解他的作品拥有某种特权并不正确。"④布鲁姆意在续接"政治哲学与诗"的传统，并且从政治学的角度对莎士比亚戏剧做出了不同凡响的阐释。其实不止是政治学视角，诚如他所言，莎剧绝非文学系的阐释专利品，而是所有学科的共同财富。但是，这并非就是说，莎剧可以从任意一门学科专业的角度解读，譬如说从法律的角度阐释就需要谨慎而行，美国大法官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认为："《威尼斯商人》的法律层面从一定角度来讲是荒谬的，而且那场审判，因为其中的（鲍西亚进行的）冒名顶替以及技术细节，几乎可以作为对法律和律师的讽刺，尽管它并没有给人以讽刺的感觉。"⑤若是将《威尼斯商人》作为一个法律文本来讨论法学问题，显然是在并不牢靠的根基上论证历史实际中的法律问题，至于得出诸如威尼斯陷入"法律困境"，是"自由而不平等的法治城邦"，以及"《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律无法真正起到调节纠纷、保障公民权益的作用，而充其量是夏洛克或鲍西亚手中实现'血亲复仇'的工具"⑥之类的结论，似乎与莎剧本身偏离得越来越远。诚如波斯纳所言，《威尼斯商人》中对法律的处理"缺乏现实主义"，这种缺乏既表现在实体法，也表现在程序法，因此这出戏剧中，威尼斯实则是"没有专业法官；一个民事案件最终以刑事定罪结束"。⑦钻入法律中讨论这出戏剧似乎不是明智之举，而钻入"性"中讨论的本意并非为了讨论"性"，实则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亚这出戏剧本身。

本文的重点在于解析"威尼斯商人"的双关含义——所谓威尼斯商人既是指安东尼奥，也是指夏洛克，两人不仅都具备商人身份，更在精神层面上血肉相连，同属于基督教世界的异端，两者互为精神层面上孤独的孪生兄弟。

一

《威尼斯商人》一剧中，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的矛盾是明显的，在此表层之下，另一场较为隐蔽的竞争也在同时进行，这就是安东尼奥和鲍西娅的竞争，两人争夺的对象是巴萨尼奥。可以说，"戏剧中最富张力感的就是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的关系以及安东尼奥和鲍西娅秘密竞争对巴萨尼奥的爱，这即是戏剧的内在主旨，这一点相当隐晦"。⑧

戏剧一开场，就是安东尼奥的一段台词，这段台词被称为"神秘的忧郁"，安东尼奥上场就开始了这一段忧愁宣言："真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你们说你们见我这样子，心里觉得很厌烦，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厌烦呢；可是我怎样会让忧愁沾上身，这种忧愁究竟是怎么一种东西，它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我却全不知道；忧愁已经使我变成了一个傻子，我简直有点自己不了解自己了。"（1.1.1-7）⑨

需要追问的是，安东尼奥为什么忧愁？并且是一上场就忧愁？当他的朋友萨拉里诺和萨莱尼奥猜测忧郁源自他对自己那些还在海上运行的商船及货物的担忧时，安东尼奥断然否定了这一点，因为"买卖的成败并不完全寄托在一艘船上，全部财产也不会因为这一年的盈亏而受到影响"（1.1.42-44）。当萨拉里诺猜测因由是"恋爱"（1.1.46）时，安东尼奥则很干脆地说："呸！哪儿的话！"（1.1.47）这个过程颇值得玩味，安东尼奥的两个朋友故

意要逗他开心，但是安东尼奥则始终被神秘的忧郁围绕，开心不起来。当巴萨尼奥出现时，萨莱尼奥和萨拉里诺两人很识趣地向安东尼奥告别，因为他们清楚巴萨尼奥是安东尼奥“最尊贵的朋友”（1.1.57）、“更好的同伴”（1.1.59）和“好朋友”（1.1.61），而安东尼奥的回答显得欲盖弥彰，因为他巴不得马上就和巴萨尼奥说话。至于和巴萨尼奥同行的罗兰佐及葛莱西安诺也是一样的识相知趣，表示既然巴萨尼奥已经找到了好友，他们也要“少陪”了。特别是在葛莱西安诺说安东尼奥的脸色不太好的时候，安东尼奥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我把这世界不过看作一个舞台，每一个人必须在这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我扮演的是一个悲哀的角色。”（1.1.77－79）

安东尼奥自认为自己的人生不过是个悲剧，这大概就是“神秘的忧郁”的原因，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认为呢？解答问题的钥匙就在巴萨尼奥身上。美国戏剧批评家亨利·休斯（Henry Hewes）认为，认识到《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之间的“肉欲”是理解这出戏剧的“关键因素”，“安东尼奥被设置成一个为了他所爱的年轻人准备做出任何牺牲的角色”。[10]奥登（W. H. Auden）也认为，“如果我们认识到安东尼奥爱着巴萨尼奥，剧本就能被更好地理解。”[11]凯瑟琳·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也倾向于将“安东尼奥的精神负担——那似乎动机不明的忧郁——简化于无望的同性爱欲”。[12]而西摩·克莱因伯格（Seymour Kleinberg）干脆就认为，“《威尼斯商人》是异性恋婚姻战胜同性情欲的戏剧化表现，后者即体现为安东尼奥对巴萨尼奥的爱”。[13]

从文本中看，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巴萨尼奥是安东尼奥的情感中心，安东尼奥爱巴萨尼奥胜过剧中任何一个人。关于这一点，他们的朋友萨莱尼奥看得很清楚，当萨拉里诺称赞安东尼奥是世上最仁厚的君子，看见安东尼奥和启程去贝尔蒙特求婚的巴萨尼奥分别时眼中噙着泪水时，萨莱尼奥说：“我看他只是为了他的缘故才爱这世界的。”（2.8.51）这就是说，安东尼奥活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有了巴萨尼奥的存在，巴萨尼奥是安东尼奥活着的理由，这也是他痛苦的理由。理清了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安东尼奥对巴萨尼奥的表白：“我的钱囊可以让您任意取用，我自己也可以供您驱使，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力量，帮助您达到目的。”（1.1.137－138）

不可否认，安东尼奥对巴萨尼奥的爱已经超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男性友谊的范围。他对鲍西娅的嫉妒和对永久失去巴萨尼奥的忧虑使得他郁郁寡欢。[14]他因为深爱着巴萨尼奥，所以义无返顾地向犹太人借债资助巴萨尼奥的求婚。但假如让他彻底放弃巴萨尼奥，他又会心有不甘，于是在安东尼奥和鲍西娅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争夺”巴萨尼奥的事实，他们争夺的目标就是要占据巴萨尼奥心中“道德情感的高低序位中的第一位”，[15]“当鲍西娅（毋宁说是他去世的父亲）用三个匣子考验巴萨尼奥时，安东尼奥也用信件考验了巴萨尼奥”。[16]戏剧的高潮部分是法庭审判那一场，在“法庭的一场戏中上演了两场斗争。极为明显的表层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战争、旧法与新法的较量。隐藏在表层之下的还有另一场冲突：发生在巴萨尼奥的男性与女性爱人之间的战争”。法庭上的较量那场戏，“看起来似乎是专讲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斗争，事实上也是安东尼奥和鲍西娅的战争，那是一场争夺巴萨尼奥灵魂的战争”。[17]

然而，这是一场安东尼奥会注定失败的竞争，这也是一场温柔的隐秘竞争，他知道自己即将失去依恋的对象，巴萨尼奥将和鲍西娅幸福地在一起，而他只能像孤家寡人一样活着。没有鲍西娅之前，他还有巴萨尼奥，现在这情感的寄托对象也将要离去，自己面对的将是令

人无法忍受的孤独，因此，与其这样孤独无依地活着，还不如为巴萨尼奥尽自己最后的心意，一死以求解脱。所以，在威尼斯的法庭上，安东尼奥在生死关头，心中牵挂的只是巴萨尼奥，他声称自己只不过是羊群里一头不中用的病羊，死是他应承受的结果，而对于巴萨尼奥，则要他活下去。当鲍西娅扮演的法官根据律法判决夏洛克的契约成立，犹太人磨刀霍霍之际，他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拉着巴萨尼奥的手，深情款款地交代后事。安东尼奥在法庭上表现出一种从容赴死的姿态，手中挥舞着尖刀的犹太人已经不重要了。

二

《威尼斯商人》的表层戏剧冲突主要是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的冲突，两人的矛盾交织着经济利益和宗教信仰两条线索。在地中海名城威尼斯，安东尼奥和夏洛克是这一贸易中心的两大商人，安东尼奥的商船遍布特里波利斯、西印度群岛、墨西哥、英国等地。夏洛克属于以善于经商著称的犹太种族，且资产丰厚。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两人在威尼斯商业活动中互为竞争对手，在放高利贷这件事情上两人水火不容。安东尼奥谴责这种行径是恶棍和奸徒干的事情，在商人集会之地公开辱骂夏洛克和他的交易，认为夏洛克辛苦积攒的钱财都是靠盘剥得来的脏肮钱，相反，他借钱给人从来不收利息。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借钱不取利息的经济方式必然给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和以这一行谋生的群体造成冲击。这使得夏洛克对安东尼奥既痛恨又无可奈何。这是一种经济层面上的矛盾。在宗教信仰层面上，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夏洛克也是处处针锋相对。

众所周知，从1290年英国下令将国内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至1660年允许犹太人入境居住，在这四百年的时间内，英国并没有犹太人。在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三百年后，莎士比亚依然可以为英国观众塑造一个试图以割取一磅肉谋害基督徒的犹太人形象。在没有犹太人的社会，反犹主义思想依旧根深蒂固。反犹主义的逻辑是：因为你们是犹太人，所有我们要排斥、憎恨你们。关于反犹主义的荒诞性，早有研究者指出，在反犹主义者那里，“固守犹太教规的犹太人被指责为民族沙文主义者，同化了的犹太人则被指责为以同化手段毒害非犹太人社会的第五纵队；富有的犹太人被视为国家的吸血鬼，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贫穷的犹太人则被看成社会的负担，沦为人们袭击的目标；生活在非犹太人社会的犹太人常常受到对寄居国不忠诚的指责，移居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则被指责为种族主义分子；在资本主义国家，犹太人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而受到社会的怀疑，在非资本主义国家，犹太人则被看成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而受到人们的攻击”。[18]两套相抵牾的指控在反犹主义者那里同时起作用，两种意义悖论性地共存，但绝不相互抵消。“反犹主义的盲目性和无目的性促使它把自己说成是一种出气筒，一种真理标准。”[19]

韦伯曾经追问过犹太人的问题：“就社会学而言，犹太人到底是什么？——一个贱民民族。意思是，正如我们所得知于印度人的：一个在礼仪上——无论就形式或事实而言——与周遭社会环境区隔开来的客族。”[20]“客族”很好地反映了犹太人在世界流散的形态，一个亡了国的民族在哪里都是客居。因为其客居的地位，“犹太人与统治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总是一种贪婪与恐惧的关系”。[21]所谓贪婪就是指犹太人对金钱的态度，这在夏洛克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女儿杰西卡卷带着他的财富与基督徒罗伦佐私奔逃走后，他发疯似地在街上乱叫乱跳乱喊。他咒诅自己的女儿死后一定下地狱。犹太人为什么对金钱如此重视？那是因为对身为客族的犹太人来说，金钱关系到生死，金钱是他们活命的资本。犹太人被允许生存的重要理由是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卓越能力，但是一旦他们在财务上出现失败，他们就面临着被驱散

甚至被屠戮。正因为如此，“哪里有金钱，哪里就有犹太人”。[22]夏洛克深知金钱就是犹太人的生存之道，他固然贪恋金钱，但他更恐惧基督教统治区的迫害，并且这种种族迫害从中世纪以来就连绵不绝，式样繁多，一旦危及族群存亡，金钱的魔力或许能让他们侥幸过关，尽管这样的后果是，他们会被榨干。这也正是他们会像吸血鬼一样去聚敛财富的现实原因。犹太人走上放贷的行业也是遭逼迫使然。从5世纪末开始，犹太人被禁止拥有土地。到了11世纪欧洲的城市化兴起，犹太人又被从手工业和作坊业中排挤出去。“犹太人不是因为放高利贷遭受人们的憎恨，实则是因为遭受憎恨才走上放高利贷的路”。[23]

尽管安东尼奥和夏洛克分别为戏剧中的“正派”和“反派”，然而，他们实际上都是威尼斯的局外人和精神异乡客。早在1960年，格雷厄姆·米奇利（Graham Midgley）就撰文指出，莎评家们将《威尼斯商人》理解为略含悲剧性的爱情喜剧，这是错误的理解。剧本的焦点不是夏洛克，而是夏洛克和安东尼奥，更具体地说，就是这两个角色与威尼斯社会的关系。从夏洛克和安东尼奥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的关系来讲，两人都是“局外人”。因此，《威尼斯商人》是“孤独的双生子的研究”。夏洛克之被孤立缘于他的犹太信仰，至于安东尼奥，则是他对巴萨尼奥的同性爱恋，这也是他莫名其妙地忧郁的原因。两个人都没能攻克孤独，且实际上孤独将他们与周遭隔离得更深，因此，这部戏剧看起来喜剧，其实更接近悲剧。

夏洛克是一个处于非犹太人社会的犹太人，他所保存和珍视的东西与他必须生存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完全异质。安东尼奥是一个局外人因为他爱慕的对象是一个男性，他对巴萨尼奥付出全身心的爱，对女性则完全缺乏兴趣。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在同性之间的爱恋实践都要受到天主教会的谴责和律法的制裁。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相似处是剧本的构架。夏洛克被公众接受只是因为他的财富和经济用途，除此之外，在一个人所需要的和同伴在一起的幸福、友情、尊重、社会交往、同情、合作等所有事情上，他都被一脚踢开。安东尼奥有着所有的这些东西，但他最渴望的事情被他周围的人所拒斥，他之所以没有遭到如夏洛克那般狂暴的拒斥，是因为他缺乏的东西是隐秘而私人化的，他周围的人既不知道也不理解安东尼奥缺乏什么。因为和周遭世人有着以上的不同之处，犹太人和商人有一种根本的亲属关系，那就是孤独寂寞。[24]

三

安东尼奥、夏洛克、巴萨尼奥这三者之间关系微妙，安东尼奥爱巴萨尼奥爱得悲壮，恨夏洛克恨得彻底。这其中深藏了同性情欲、反犹主义、爱的竞争等等众多主题。

巴萨尼奥可谓是戏剧中最“快乐”的角色，既受到安东尼奥的庇护，也得到鲍西娅的青睐。安东尼奥和鲍西娅两人都爱上了这个威尼斯的贵族，并且两个人为了争夺他进行了一场“竞争”。这个过程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三匣选亲”时，巴萨尼奥在她的帮助下赢得了她自己；第二阶段，在法庭上，鲍西娅将安东尼奥从夏洛克手上救下来，并因此将巴萨尼奥从安东尼奥的巨大债务中解脱出来。如果安东尼奥输给了夏洛克，他会以此战胜鲍西娅；第三阶段，在戒指风波中，鲍西娅最终挫败了安东尼奥。[25]

巴萨尼奥向鲍西娅求婚的动机不是纯粹的爱情，一方面是冲着鲍西娅的美貌和财富，另一方面是要向外界证实自己男性的身份。巴萨尼奥谈到了鲍西娅的美丽和财富，但他从来没提到对她的爱，这一点与他受到（但不给予）安东尼奥的爱形成鲜明对比。[26]在向异性求婚之前，他已经经历了与安东尼奥的同性情感经历。其实，产生这种感情并非一种偶然，莎士

比亚笔下的威尼斯是一个男人帮的社会，用酷儿理论教母伊夫·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的术语来说，威尼斯是一个“同性社会交际”（Homosociality）的社会，这种社会结构受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性恋”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社会的产物。[27]

在莎士比亚笔下，巴萨尼奥的爱情是一种类似于古希腊风格式的情感。“男性首先在同性爱的情感中寻找自己的镜像，然后在与异性的结合也即是婚姻关系中确证自己。”“如果不经过同性别朋友帮助我们确立自己的身份这一阶段，我们无法从家族的束缚中直接进入婚姻。”[28]巴萨尼奥已经经过了同性爱情的阶段，如果他不从这一状态中摆脱出来继续前进，他就无法完成他男性身份的转变。因此，安东尼奥虽是他的同性密友，但只是他人生阶段的一个，当这个阶段完成后，他必须奔向与异性结合的下一个过程，向世人宣告他是一个成熟的男性。

巴萨尼奥顺利地走向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但是他的“情人”——安东尼奥——却没能走出这一阶段，他始终停留在这个阶段中，不能自拔，乃至于一厢情愿地成为巴萨尼奥爱的俘虏，所以，他会对巴萨尼奥的所有要求都尽力去满足，他已经被同性情欲完全控制。在巴萨尼奥面前，在给予帮助方面，他永远是“慷慨无私的”，但是安东尼奥的慷慨似乎达不到亚里士多德对美德的定义：一个有德行的人总是在恰当的时候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以适量的援助。根据这一准则，安东尼奥是一个无德的人，因为他给予的对象是一个挥霍浪费的人，并且安东尼奥知道他会继续挥霍下去。[29]

安东尼奥对巴萨尼奥的爱与对夏洛克的恨形成鲜明对比，但安东尼奥与夏洛克实为精神对位的镜像。波斯纳认为，安东尼奥“在某些方面是夏洛克的反面”，但是他更加强调，“安东尼奥也有些地方颇像夏洛克，这些相似之处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安东尼奥没有快乐、没有妻室、忧郁、反犹、基本上寂寥独居，这让他几乎成为夏洛克在基督教中的翻版。而且，他们两人都从事商业”。[30]安东尼奥痛恨夏洛克并不是因为他比其他的基督徒更热诚，而是因为他认识到他自己的另一个自我存在于他所鄙弃的犹太人身上。犹太人作为宗教异端，不属于基督教王国，而他的同性恋自我和犹太人身份具有一致的象征，同样也不属于基督教王国。[31]也即是说，安东尼奥从犹太人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处境。如果他敢于公开自己的“性身份”，那么毫无疑问，他必将被教会视为异端分子。基于被判为异端的恐惧，他只能压制自己的同性情欲，而这种长久的压制必然导致内心的苦闷无望，因此，在法庭上他才要慷慨赴死。

在这部戏剧中，安东尼奥的商船全部安全返航，但是他最不愿失去的巴萨尼奥终究还是离开了威尼斯，而夏洛克则失去了女儿和财产。安东尼奥因为鲍西娅的胜利而遭受彻底的孤独，因为精明的鲍西娅早就意识到巴萨尼奥和安东尼奥之间情感纽带之深厚，而这势必影响到两人今后的生活。法庭上的胜利将巴萨尼奥从这一纽带（也是绳索）中解脱出来，“她终于用自己明亮、欢快的肉体之爱取代了联接巴萨尼奥和安东尼奥的忧郁的精神之爱”。[32]杰西卡则与基督徒恋人逃到贝尔蒙特，留下在法庭上败诉的孤零零的老父亲。2002 年 5 月，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到上海演出《威尼斯商人》，夏洛克步履踉跄退出法庭，后台随即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叫。安东尼奥最后一个人黯然下场。导演的这些细节设置可谓切中此剧肯綮。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在判定了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之间同性情欲的情况下给出了过度阐释，认为两人之间既然存在着同性情欲，便不可避免会有“同性性实践”，乃至认为这是绝对的事实，然后依据这一剧本中找不到的

“事实”进行揣测。如有学者就认为，“安东尼奥的表里不一没能蒙骗贝尔蒙特的女主人，后者在庭审中迅速地觉察到了，旋即她就开始担心巴萨尼奥很可能实际上渴望和安东尼奥发生同性性行为。”[33]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男性同性性行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天主教会 15 世纪的圣徒锡耶纳的伯纳迪诺（Bernardino）在一次布道中痛斥：意大利是如此亵渎，此地算得上是“男性同性性交的发源地”，臭名昭著的佛罗伦萨则比意大利半岛的其他城市尤甚。[34]然而，许多佛罗伦萨人并不买账，辩称此种行为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地方性习俗”。[35]这种同性性行为的传统是如此顽固，以至于伯纳迪诺不得不“鼓励做母亲的把儿子们锁在房子里，把女儿派到户外”。最使他焦虑的是，男孩子们打扮得过于整齐而混淆了性别特征。[36]尽管历史上意大利的所谓性道德的“糜烂”程度如此深重，但根据莎翁剧作本身来看，安东尼奥对巴萨尼奥的爱绝对不仅仅是追求纯粹生理的快感，此中确实饱含深情和爱恋。

注释：

① 需要注意的是，按照福柯的意见，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一概念出现在 19 世纪 70 年代，是一个被建构出的知识范畴，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此前同性之间不存在性关系和性实践，而是说，这一术语的出现标志着性身份的形成，同性恋因此成为一个“物种”，一种被法律、医学等话语定义为具有反常性欲的类型。莎士比亚的时代没有这种性身份的观念，因此文中出现“同性恋”的地方都是指“同性情欲”，而不是身份意识。

② Joseph Pequigney, “The Two Antonios and Same-Sex Love in *Twelfth Night* and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ed. Joseph C. Tardiff, Vol. 22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4), Vol. 22, p. 69.

③ 特蒂：《无血之性：〈威尼斯商人〉的天主教神学》，彭磊、蒋晖译，载彭磊选编：《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学》，华夏出版社 2011 年版，128 页。

④㉜ 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潘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3，26 页。

⑤⑦㉚ 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140－141，142－143，144－145 页。

⑥ 冯伟：《〈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律与权利哲学》，载《国外文学》2013 年第 1 期，125－132 页。

⑧⑭⑯ John D. Hurrell, “Love and Friendship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ed. Mark W. Scott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7), Vol. 4, p. 289, p. 284, p. 289.

⑨ 本文对该剧引文均取自朱生豪译本，行数标注则以剑桥版《威尼斯商人》单行本 *The Merchant of Ve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为准。

⑩ Henry Hewes, “The Bard in Canada”, in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ed. Sandra L. Williamson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1), Vol. 12, p. 54.

⑪㉘㉛ Alan Sinfield, “How to Read *The Merchant of Venice* Without Being Heterosexist”, in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ed. Dana Ramel Barnes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8), Vol. 37, p. 86, p. 88, p. 93.

⑫ Catherine Belsey, “Love in Venice”, in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ed. Joseph C. Tardiff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4), Vol. 22, p. 7.

⑬ Seymour Kleinberg, “*The Merchant of Venice*: The Homosexual as Anti-semite in Nascent Capitalism”, in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ed. Michelle Lee (Detroit: Gale Group Inc, 2002), Vol. 66, p. 127.

⑮ Christopher A. Colmo, “Law and Love in Shakespeare’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ed. Michelle Lee (Detroit: Thomson Gale, 2008), Vol. 107, p. 201.

⑰ Barbara Tovey, “The Golden Casket: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ed. Mark W. Scott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7), Vol. 4, p. 348－349.

⑱ 徐新：《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3 页。

⑲㉑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156，154 页。

⑳ 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13 页。

㉒ Gerald Krefetz, *Jews and Money: the Myths and the Reality*, (New Haven: Ticknor & Fields, 1982), p. 45.

㉓ Dennis Prager and Joseph Telushkin, *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p. 74.

㉔ See Graham Midgley,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 Reconsideration", in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ed. Mark W. Scott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7), Vol. 4, pp. 279 - 82.

㉕㉘㉙ Michael Zuckert, "The New Medea: On Portia's Comic Triumph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ed. Michelle Lee (Detroit: Gale Group Inc, 2002), Vol. 66, p. 63, p. 64, p. 64.

㉗ Joan Hutton Landis, "'By Two-headed Janus': Double Discourse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ed. Michael L. LaBlanc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2003), Vol. 76, p. 61.

㉝ Anthony G. Barthelemy, "'What News on the Rialto': Luxury, Sodomy, and Miscegenation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Shakespeare, Italy, and Intertextuality*, ed. Michele Marrapod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6.

㉞㉟㊱ Michael Rocke, *Forbidden Friendships: Homosexuality and Male Cultur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 p. 6, p. 38.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林丰民